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1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茶语随笔

又是一年春茶上市的季节。老家六安,自古便是产茶的名地。六安茶历代都作为贡品,尤其在明代更有盛誉。陈霆写的《两山墨谈》里甚至直接标榜“六安茶为天下第一”。近代看野史,慈禧生了儿子晋封懿贵妃,宫里月例便多了二两“六安瓜片”。明清小说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里,对六安茶都有描写,当时偷读,也为家乡能名列名著而自喜不已。

最早喝茶的记忆,大抵是每每放学后,到家便嚷嚷口渴,惯例是倒出一大杯白开水,到处去寻祖父的大茶杯,兑上点凉茶水好快快喝下,解了心焦。有时迫不及待,也直接大口喝祖父的茶杯,一股苦味夹着清凉直下。暑期到外祖父家,赶上双抢时节,农民都会在田间灌上一大壶茶水,泡的是自家炒制的土茶,粗梗大叶,茶汤浓郁,特别解渴。六安农家,房前屋后都有茶园茶山,明前的嫩叶多采摘去换钱,自家炒茶多是摘剩下的肥粗枝叶,就着烧饭的大锅,一把竹扫帚,连杀青加炒制一次成形。讲究一点的人家还要拿炭火再烘制几轮,彻底去了青气,留下的便是绿中发点黑的土茶。客居京城后,有同学从家乡带来这味土茶,却怎么也泡不出当年的味道。后来黄山见一老居士,他用当地泉水泡地产的猴魁,意想不到的清香,才恍然大悟,一方水土泡一方茶!《三言》所记王安石三难苏东坡取水的故事,以前以为是古人故弄玄虚,自己经历了才知道水有多重要。

六安特产的是绿茶,如六安瓜片、霍山黄芽、舒城小兰花。绿茶营养价值最高,各种成分保留得好,但性寒,伤脾胃。按中医水土方宜的说法,在六安当地饮用,水土是平和的。但如到了北方,一般不能直接这么喝。摸家再三,喝瓜片时放5粒或7粒宁夏枸杞,可以中和一下寒性,又不破坏清香味道,一直这样喝了多年,胃也能承受。加入枸杞,一是其味淡,不会抢了茶叶的风头;二是不能放多,5粒7粒最佳,仍取一阳数。至于其他的,最好不加。北方人多爱喝的花茶,其实最多是解个油腻,真谈不上有啥茶味。按文化人的说法,已是市井俗物了,早离了茶的清心净雅。至于到了西南地方,茶里加姜片、盐花生、炒米之类,连糖带捣,已然成了汤粥,离茶就更远了。大理白族的三道茶,稍微好些,算是保留了茶的韵味。

春节前跑步感了风寒,肺受了伤,估计也有病毒作怪。遇见一个中医朋友,推荐让喝点潮州单丛,能发散去寒气,可治感冒。正好家里有点凤凰牌鸭香,每天上午泡了来喝,直喝得人出汗,通透。感冒没好也不清楚,估计到点就自愈了,但单丛这个香却是印象深刻,特别是这个鸭屎香,名大俗,香却大雅。

花草树木,一岁一枯荣。这些年,我们和这座城市一样从未停止过奔忙。恍惚间,已经“知天命”。

1990年我们从伍佑中学毕业,一别就是35年,还没来得及转身,中年一下子把我们抵到墙角。就在昨天,路过一家商场的儿童玩乐区,顺手捡起一个孩子掉落的玩具,年轻漂亮的妈妈连忙说:“小宝,咱们谢谢爷爷啊。”懂事的孩子冲我礼貌地说了一声:“谢谢爷爷。”这两声爷爷听得我心如刀绞。

不说这35年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,单说1990年,身在其中浑然不知,如不回头捋一下,根本就不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哪些影响深远的事情。

1990年前后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施行。1990年3月14日,中国《综艺大观》在CCTV-1开播。那一年,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;那一年,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;9月22日—10月7日,北京亚运会举行……这些事历历在目,在当年似乎又不在我们青春的记事本上。

也是1990年,周星驰如日中天,《无敌幸运星》《小偷阿星》相继推出,吴宇森的烂片《喋血街头》录像厅日夜滚动播出,张艺谋、巩俐的内地和香港首部合作大片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献映……那些年,汪国真无处不在,诗歌无处不在,庞中华如影随形。

1990年的岁末,没有严冬的寒冷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温暖,回响着罗大佑那首温暖胜过艳阳的歌曲《恋曲1990》;1990年,郭富城凭借专辑《对你爱不完》走红;1990年,周华健创作了《亲爱的宝贝》;也是1990年前后,童安格的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红透半边天。还是在1990年,林

然后与福州的朋友谈到了喝这个单丛,他是其中老手,每年会托潮州的朋友在当地买不少,也是惊讶单丛能解感冒。他是每日早起喝单丛,此茶阳性足,上午喝能扶人阳气。关于这个一天之中喝茶的讲究,又有不同的争论。“扶阳派”(姑且这么称呼)认为,早上起来阳气弱,要扶助,上午宜喝阳气足的,如单丛或肉桂;下午以老白茶为好,比较中和;晚上宜喝点绿茶,便于阳气收藏。“清流派”则认为,早上起来,清气上升,浊气下降,以喝绿茶为好,迅速进入状态;中午以后宜喝红茶,化解油腻;晚上以熟普洱为佳,不影响睡眠。其实主要区别在于饮用绿茶的时机。各有各的喜好,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吧,一方水土一方人,个体不一样,有的是阳盛体质,有的阴虚,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从喝茶选择上说,近年来武夷茶大行其道,肉桂、水仙、金骏眉等特受喜爱。有人总结喝茶的过程,大多从绿茶开始,到香味独特的单丛,再到厚重的肉桂,最后大家都是收在岩茶上。这种喝法有些道理,好像随着人的年龄增长,阅历增加,对茶的追求和品鉴,最终抛却了外面的繁华,回到内在厚重之道。当然,绿茶相对岩茶难以保存保管,再好的也只能当季喝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
喝茶,总离不开茶具。有闲有地方的,可以置个茶台,慢慢品。杯子、茶壶、茶盅大抵少不了。有的茶比较讲究,要煮要煎,还要买上日本的铁壶,加上橄榄炭、小火炉等,边上还得焚上香。办公室喝茶没那么讲究,往往一个大杯子,上午一泡下午一泡就是一天。但这个大玻璃杯也是进步很快,增加了许多细化的功能,有的多个茶孟,茶叶可以与水分离,不至于泡得过了,利于泡岩茶、绿茶;有的可以自控水温,便于不同茶叶冲泡。至于各式旅行中泡功夫茶的,花样更多。有一次火车卧铺,一位福建朋友,随身带的很小的一套功夫茶具,不过方便面大小,却杯、壶、盅样样齐备,连闻香杯都有,当然仅拇指大小。

现在人喝茶,边上焚香也渐渐多了起来。香的选择有檀香、沉香、龙涎、麝香等,讲究点的是看喝什么茶来配什么香,如白茶配檀香。沉香倒如通配一般,喝什么茶都可以。还有直接泡茶时放沉香的,主要是在喝陈年普洱时来消除那些陈旧之气。还有焚香的位置,说法较多,其实要看茶室的环境,如果通风较好,放近点也是无碍,如果比较封闭的空间内,稍微远点也无妨,毕竟香味淡,盖不了茶的香。只是一条,一定要选自然的香料,千万不要焚那些化学制品的香,有害无益。香只要不喧宾夺主就好,因为人终归品的是茶。

忆莲推出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,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如潮掌声……当然,这些也都是我后来才从时间的序列中理出的头绪。

1990年,悲情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,让我们集体在伍佑小镇影剧院挥泪。1990年前后,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揭晓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凌力的《少年天子》,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,孙力、余小惠的《都市风流》,刘白羽的《第二个太阳》获奖。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,是一个时代的温度计。我们感受到了,又似无感,在似感非感中我们度过了那些青涩的日子。

1990年,那一年,华晨宇、胡夏、小沈龙、许昕、曾轶可、鹿晗、林允儿、丁宁……今天一个个耀眼的明星相继出生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。

回到盐城,1990年,矗立于盐城城北的地标建筑海悦大酒店开张迎客,新客站启用运营;那年小福星下线,胡友林的汽车梦启航……

一年又一年从未断流,毫无疑问,35年前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关联着今天一切的一切。今天看来大有水落石出之妥帖,更有心动如海之激荡。

35年,很长,恍如隔世;35年,很短,恍如昨日。

那时路远车马稀,那时人穷志短。对于西乡的孩子,当年的伍佑就是最遥远的远方了。是地理方位的远方,也是学业前程的天花板。204国道,2路车,串场河,珠溪,糖麻花,古石板巷,雷达部队,打靶场,东西小岛,校运会,校女排,那个低头莞尔一笑的女1号,这些闪光的记忆,构成了那个时代白板上的关键词,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光芒,这样的光芒碎片一直温暖治愈着我们失落的20世纪90年代。

五一即景

□南京吉卫明

我的同学祥子

□南京关立蓉

顺嘴的广告

我和妻子刚在菜场的一个虾摊前站定,那个小贩就热情地招呼起来,并将一个盆子里的虾子倒进网兜,说:“软壳虾就这么多。是不是一起要?”接着把网兜掂了掂,表示减去了水的分量。妻子接过网兜,又掂了掂。

旁边另有两人在看虾子,妻子告诉他们,这个老板做生意很规矩,让人很放心。我家一直在他这里买虾子。看虾子的人问价,摊主笑眯眯地回答了几种虾子各是什么价。妻子再次告诉来人:“我说的可是句句真话,这老板不会做缺斤短两的事。”说完,将虾兜递给小贩,叫称。然后按报价付钱。这时,一客户叫摊主称两斤沙虾,另一位不知道买了多少,一斤总是要买的吧。

妻子的手就是一杆秤,在路上就告诉我今天的分量有点多,到家后称了一下,果真多了一两还翘一点。

白眼狼斑鸠

门口有斑鸠的叫声,妻子带了些米和碎花生出去,告诉我可能是那只珠颈斑鸠又来了。不知怎么回事,它的到来,我们都感到很开心,好像接待家里一个久别的孩子,我也拿了一块饼干,去犒赏这个宝贝。

门外果然是那只鸟儿,和过去一样,一边咕咕叫着,一边在我家门口来回踱步。我们赶紧投食,妻子告诉斑鸠给它吃的是什么,叫它加油吃,我则将饼干掰成小颗粒丢给它,还用小盘子装了水请它喝,生怕它被卡着、噎着。它以前每天来我家寻食,我们都是这样,还总想与它靠近点,只是它的警惕性特强,啄食到离我们一定距离,那个脖颈就拉长了,变成了够食,我们稍稍动下身子,它立马跑开了。

下午,我去垃圾箱倒垃圾,却看见那斑鸠在一家门口干饭。而且就在人家的脚边绕来绕去的,咕咕叫着,一副满心欢喜、感谢好心人不吝赐食的样子,一点不怕人。待它飞走后,我看那家人喂的食,仅仅米而已。我就搞不懂了,那个小脑袋瓜子难道不知道什么是美食佳肴吗?难道不懂得我们对它的真心实意吗?真是白眼狼哦。

“camel祥子”是我的高中同学,上世纪80年代末,在故乡县城中学的同学。他的名字中有个“祥”字,结合英文单词camel,“camel祥子”就成了他的替代名,缩略为祥子。

祥子读高中时,他的父母还在航运公司谋生,跑船运货,四处漂泊。离学校不远,有一条宽广的大河,河岸边,一整排红砖平房,就是航运公司职工宿舍。他家在最东边一间,门口用油毛毡搭个简易厨房。下了晚自习,男生们常三五成群,溜达到这儿改善伙食,下白水面条、泡油馓子……吃饱了,回校路上,嘶吼几句走调的流行歌曲,好不快活。

祥子在男生中人缘极好,当然,也不全是凭“面条外交”,重点还是他的侠义之心。班上有一个男生,说话做事扭扭捏捏,人称“二姑娘”,有人以拿他取笑为乐。祥子见了,总是替“二姑娘”解围。毕业那年,同学间互赠照片,大都一寸黑白照。“二姑娘”很郑重地送给祥子一张两寸彩照。

祥子有个小他几岁的妹妹,父母不在家,他担负起照顾妹妹的重任。下午放学,他去学校附近机关食堂打开水、买菜买馒头,一手拎三只开水瓶,一手拿饭盒,胳膊窝里夹本书,朝家急奔。我们只知道埋头苦读,他已是持家能手。每天来回奔跑,练就了祥子风一般的奔跑速度,高中三年,年年代表班级出征3000米长跑。

祥子很有艺术天分,无师自通,吹得一口好口琴,学校的红五月歌唱节,他登台表演口琴独奏,《小小少年》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》……悠扬的口琴声,唤起少年们萌动的梦想。有一年,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来盐城拍电影,选中祥子演个小角色。晚上回校,祥子的亮相惊艳四座,中山装、牛仔裤、尖头皮鞋,配上他的浓眉大眼,还真有点正牌演员的派头。那个晚自习,女生的目光,总是有意无意,朝他那边瞟几眼。

读高二时,祥子的座位和我隔一条过道。有天晚自习,刚踢完球,祥子满头大汗地冲进教室,在位置上坐定,看到刚发下的历史试卷——52分。他做出一副生无可恋的苦涩表情,把卷子塞进抽屉,趴在桌子上,开始于睡眠中“反思”。班主任例行巡视,同桌用剧烈的咳嗽声提醒,老师踏进教室前,他已经在试卷上奋笔疾书。

高三下学期,如同醍醐灌顶,祥子开始用功。那年,祥子考取了某大学历史系。祥子读大三那年,陕西渭南姑娘梅子也考入该校政治系。他们相识于某院系联谊会,据说,那天正好是“六一”儿童节。惊鸿一瞥,开始他们浪漫的爱情。他们刚结婚时,还住在那间平房里。祥子规划了“一五计划二五计划……”煤气、彩电、冰箱……直至大房子,一一纳入未来目标。祥子辞去公职,天南地北到处闯荡,推销过猪饲料、保险柜、洗衣机……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他的“N五”计划,一一落地。每次他满身尘土回来,我们总要聚一聚,他的眼神依旧清亮,丝毫没有商人的狡黠。

十多年前,我离开故乡,彼此忙忙碌碌,我们已经很少见面。但那些带点甜、带点咸,飘着香气的友谊,不会离去。我常想起他们家清爽舒适,又带着浓浓文艺味的客厅,坐在那张明黄色的沙发上,喝茶,说说远远近近的故事,好像人世间的烦恼,都烟消云散。

□北京肖叶舒

恋曲1990

□盐城王迎春